



史記卷八十八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漢書卷九十八 漢 太史公 撰 十卷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騫

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騫為秦將伐韓

取成臯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騫攻趙取三十七城

始皇三年蒙騫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騫攻魏取二十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八

列傳

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驚卒驚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

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

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謂靈州築長城因

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集解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遼東郡在遼水東始

皇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集解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集解徐廣曰為宦者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其母被刑僂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

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

其官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集解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

宮在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義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八

二

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

索隱並音白浪反

海上北走琅邪

索隱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

道病使蒙

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祕之羣臣莫知是時

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

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

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

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

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

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

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

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

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

索隱愈一

作兪兪即踰也音吏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

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

聽而繫蒙毅於代

正義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

前已囚蒙恬於

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

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

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

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

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

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

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集解徐廣曰一

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

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

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曲姓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

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

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

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蒙毅言已少

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

天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

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

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

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

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

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

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

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言其惡聲狼籍布於諸國

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

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

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

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八 列傳

四

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
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
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
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
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
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
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
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

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

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

必孽臣逆亂

集解徐廣曰一作辭

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則身死國

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

索隱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

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

察於參伍上

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
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
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
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
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
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夷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憊呼天欲訴三代良然

史記卷八十八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蒙恬列傳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

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臣

照按此與年表同與本紀不合本紀二十三年虜荆

王二十四年項燕自殺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

臣照按本紀及年表攻齊者將軍王賁皆不言有蒙

恬或恬此時亦從軍非大將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此處此部亦與軍非大誤
本條又平表文齊晉梁軍王資皆不言齊蒙
故皇二十六平蒙計因宋世對魚秦部文齊大類之○
是二十四平更應自錄

此與平表同與本條不合本條二十三平與漢

蒙部與平表同與本條不合本條二十三平與漢

史記卷八十八考證

史記卷八十九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
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
之基長沙既日令終趙王亦
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臣瓚云今陳其少時及魏公子

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晉灼曰命者名也
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

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外黃富人女甚美

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集解如淳曰父時故賓父客

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

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為決張耳是時脫身

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為外

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集解張晏曰

改曰漢昌索隱地理志屬中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為刎

頸交索隱崔浩云言要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

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

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

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集解張

門里正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

躡之集解徐廣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

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

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

索隱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

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

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

身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
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
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
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
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
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
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
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
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賈反言天下諸侯見陳
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

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
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
地形願請奇兵北畧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
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子卒
三千人北畧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案酈食其
云白馬之津則
白馬津是渡處其
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集解鄧展曰至
河北縣說之

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
南有五嶺之戍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
名在交阯界中也案隱裴氏廣州記云

大庾始安臨賀桂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歛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家家人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
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九
三

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
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
鬪各報其怨而攻其讐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
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
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
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
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
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
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
陽令曰集解駟案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

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
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
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集解
曰傳音載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傳徐廣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
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
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
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
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
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
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

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卽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

集解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戲音義出

驪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蕪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

集解晉灼曰介音憂

贊曰方言云介特也

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卽立

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索隱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

容一喘

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

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

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
張耳子敖為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
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
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
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
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畧燕李良畧常山張
騫畧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集解徐廣趙
曰九月也趙
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
燕將因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
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集解如淳
曰廝賤者

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
灼日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
作舍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

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
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
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
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
驅策而已也索隱杖音丈箠
音之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
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
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

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集解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

執右券以責也券并義同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

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

石邑索隱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

人遺李良書不封集解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

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

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

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

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

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

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

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

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

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

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

功乃求得趙歇集解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駟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

居信都集解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

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

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曰事已

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

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騫陳澤先嘗秦軍索隱崔浩云嘗

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

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

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集解徐廣

日三年十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

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

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

不肯救趙及問張騫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騫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

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

索隱望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案重訓難乃脫解印

綬推子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

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此辭今陳將軍與君

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

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言陳餘如廁還亦遂趨

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

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

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

雅游集解韋昭曰雅素也索隱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

譽

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

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

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

在南皮索隱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故即以南皮旁三縣

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集解徐廣張耳之國陳餘愈

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

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上

下音式項羽為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

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

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

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集解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

欲之楚集解張晏曰羽既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集解文穎曰善說星

者甘氏也索隱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畧云公一名德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

後必屬漢故耳走漢集解徐廣曰漢王亦還定三秦方二年十月也

圍章邯廢邱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陳餘已敗張耳

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

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傅趙王而使

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

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

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

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

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集解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泚水上集解

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蘇林音祇晉灼音耶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

景純注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邱縣正義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趙王歇襄國漢立

張耳為趙王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漢五年張耳薨諡

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

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

食集解徐廣曰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倨詈甚慢易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一

十一

之索隱崔浩云屈廣曰田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

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

怒曰吾王辱王也集解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

服虔音鈕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

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

其指出血索隱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

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

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

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

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乎索隱漢書作汗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汗穢也令事成

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

乃壁人柏人索隱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

二里即高祖宿處要之置集解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文穎云

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厠者置人於複壁上

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

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

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

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

白王不反者乃轆車膠致正義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

也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

也

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
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

笞數千刺劓

集解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案掇亦刺也漢書作刺戮張晏云藝灼也說文云燒也應

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

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

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集解贊曰以私情相問

中大夫泄公曰

正義泄姓也史有泄私

臣之邑子素

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

節問之篋輿前

集解徐廣曰篋音鞭駟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服虔云音編編

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篋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篋輿土器

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

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

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

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

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

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

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

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

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

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死

集解韋昭曰脰咽也索隱蘇林云脰頸大脈也俗所

謂胡脈音戶郎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

蕭該或音下浪反謂胡脈音戶郎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

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章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

得尚於中行王弼亦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

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

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集解

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魯元公主墓在咸陽

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

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

魯元王索隱案謂偃以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

子二人壽為樂昌侯集解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

也鄉俊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

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

南宮侯續張氏集解駟案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

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

時集解駟案漢書音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葛洪

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信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

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

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

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名譽雖

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

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列頸相

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八十九

身言卷八十一
恐天下解也正義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
王陳皆懈惰不相從也○凌稚隆曰按漢書注解謂
離散其心也

頭會箕歛集解駟按漢書音義曰家人頭數出穀以
箕歛之○此段集解明有脫落漢書注服虔曰吏到
其家人人頭數出穀以箕歛之

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
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臣照按左
提右挈謂彼此扶助猶云相救若左右手也徐廣以
史挈爲契未詳何本

要之置○臣照按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廁字漢書亦
有廁字

周市徇魏地

天下解也

下陳皆也

下陳皆也

下陳皆也

下陳皆也

下陳皆也

下陳皆也

下陳皆也

下陳皆也

史記卷八十九考證

音佩字

史記卷九十

漢太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

索隱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

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

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

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老子曰國家昏亂今天下共

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

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集解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

於臨濟正義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

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

正義它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

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子

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

十餘城立豹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

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今晉

州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

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

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

楚未及擊謂酈生日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

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

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

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

集解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集解駟案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

十一

太原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字仲正義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邱鄉梁邱故城在曹州城武縣

東北三里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

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

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

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

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案隱旦日謂明日也旦日日

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

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

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

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畧地

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正義碭北擊昌邑唐朗反

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

眾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

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

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正義蕭

縣令稱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

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

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

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一

列傳

三

其兵畧定梁地索隱擅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

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滑州河上漢王三

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

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

城正義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

皐正義河南府汜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于偽反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在齊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

之南走陽夏正義夏古雅反彭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

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

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向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

籍所敗固陵正義固陵地名在陳州宛邱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

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

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

越為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

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相國

正義從宋州已北至鄆州從陳以東傅海集解駟案傅音附

陳潁州北以東毫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與齊王

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

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

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

下正義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

定陶正義曹州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

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

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

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

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欲斬之太僕亡

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

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集解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

為庶人傳處蜀青衣集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贊曰今漢嘉是也索隱蘇林云縣名今

為臨邛贊西至鄭索隱地理志鄭屬逢呂后從長安來

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

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

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遺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

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

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言魏地濶千里

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集解徐廣曰一作

語也索隱音喋喋猶踐也殺敵踐懷畔逆之意及敗不

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

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况王者

乎彼無異故智畧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

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又頌不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

收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

往菹醢 太何傷 騶然弓氣卷千里

奏請赦之止以何殺夷族宗族固糾

來外是呂司以命其舍人告凌越更藉又或操王部關

主今拔之疆地自費患

趙昌呂呂司精精與身東至豁則呂司曰白土曰凌王球

為之豁則發見凌王凌王為呂司立弟自言無罪賊

史記卷九十至漢

京兆華州

數呂司發其安來

史記卷九十考證

魏豹彭越列傳封為甯陵君晉灼云甯陵梁國縣也即

今寧陵是。臣照按漢地理志陳留郡有寧陵縣孟

康曰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後漢郡國志梁國寧陵故

屬陳留晉地理志梁國寧陵故葛伯國水經注汜水

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隨國矣春秋左傳

成公十六年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

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又曰

汜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葛於六國屬魏

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咎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集解徐廣曰

謂幾近也索隱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人有

聞者共俳笑之索隱謂眾共以布已論輸麗山正義言

受黥竟麗山作陵也麗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隱曹輩

謂徒之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

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

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

東會稽正義時會稽郡所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

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

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

正義薛古城在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

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南郡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

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

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

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

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

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

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

新安正義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

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

下軍索隱鄒氏云間音閑閑謂私也今間音紀莧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遂得入至

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

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

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

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

祠家及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

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

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謂讓召布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謂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

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

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今宋州虞城也謂

左右曰索隱案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謂者隨何

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

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集解

駟案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三日不得見隨

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

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

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
 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
 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
 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
 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
 負板築集解李奇曰板築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
 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
 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
 齊也大王宜騷淮南之兵集解駟案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
 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
 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
 為弱也夫楚兵雖強天下負之不義之名案隱負猶被
 其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疆漢
 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
 守徼乘塞案隱徼謂邊境亭郭以徼繞邊陲常楚人還
 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集解張晏曰羽從齊
 里廼得羽地案隱案服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
 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
 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集解徐廣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一 項羽傳

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集解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

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構成也可

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走音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

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宋州數

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

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至集解徐廣曰上方踞牀洗

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

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高祖以布先分為王

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

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

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
臯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
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
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
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謂何爲腐儒爲天下安用
腐儒索隱腐音輔謂之腐儒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
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
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
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
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爲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

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爲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爲淮
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
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
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
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
集解張晏曰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
欲有所會對門集解徐廣曰賁音肥索隱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爲侍中
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
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
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

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

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

微一作徵駟案驗淮南王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固

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

反反書聞上廼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

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

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

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疏分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

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集解駟案往年

前年同耳使文相避

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

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籌策之

計可問上廼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

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

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

尹對曰東取吳正義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楚王劉交都徐州下

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

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案

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

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古歸重於越身歸

州來國

長沙正義今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

集解駟案桓譚新論曰世有圍

碁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碁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

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

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廼立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

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

遂反果加薛公籌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

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

間集解如淳曰地名也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

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

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集解

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今別為三彼敗

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軍其二軍

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甄案上古外反下持瑞

書作審應劭音保非也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

集解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

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

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

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集解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

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使人給布偽與亡誘走越故信而隨之

番陽索隱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英布冢

縣北百五十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

期思侯正義期思故城在諸將率多以功封者集解漢

封者六人果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臯陶之

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拔音白項氏之

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

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僂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媚生患

竟以滅國集解駟案媚音冒媚亦妒也索隱漢書外戚

媚婦則媚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

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

媚曰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

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

毀卒致無妄

無妄

言從上信字訛寫也

其辭未

其辭未
言從上信字訛寫也
其辭未

其辭未

史記卷九十一考證

史記卷九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

行不得推擇為吏集解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

寄食集解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案楚漢春秋南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二

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集解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

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淮陰城北臨淮水

諸母漂集解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

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

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集解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劉德曰秦末多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能

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集解徐廣曰袴一作勝勝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

索隱勝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勝下也何必須要作勝下

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俛音俯伏蒲北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

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集解徐廣曰無所戲一作麾

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

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集解徐廣

曰典客也索隱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

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

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悅之言

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

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

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

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三日何來

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三日何來

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三日何來

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三日何來

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
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
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集解
日事猶業也張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
晏曰無事用信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
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
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
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
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

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
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
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
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
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
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
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噉叱咤千人皆廢集解
不收也索隱嗜於鳩反噉鳥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
或作吒嗜噉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
日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

敬慈愛言語嘔嘔集解駟案音句于反索隱嘔音吁人
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刻弊忍

不能予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

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

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

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

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案隱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

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

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

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案

案秋毫秋乃成王逸注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

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

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案隱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

云傳檄謂為檄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

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漢王從關北出

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二

四

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

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兵敗散塞王欣翟王翳亡

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至國即絕河關索隱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

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

臨晉索隱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信乃益為疑兵集解

漢書音義曰益張陳船欲渡臨晉索隱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

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而伏兵從夏陽以

木罌銚渡軍集解徐廣曰銚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

罌銚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銚以渡

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

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銚度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

朝邑界夏陽在襲安邑正義安邑故城在絳魏王豹驚

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

遂降也定魏為河東郡正義今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

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集解徐廣

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油縣

有闕與聚闕音曷又音鄔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

正義闕與聚城在潞州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

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

擊趙索隱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趙

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井陘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二

五

州石艾縣東十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

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闕與

喋舊音軟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也今乃輔以

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

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

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

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

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

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

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

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我集解駟案輕

作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

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引兵

道出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集解駟案漢

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

趙軍集解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案謂令從

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誠曰趙見

山漢書作草山說文云草蔽也從竹卑聲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二

六

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殮曰今日破趙會食

集解如淳曰小飯曰殮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

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

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

正義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入井陘

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

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

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

正義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

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

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

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

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

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休畢賀

索隱如淳云效致也晉灼

日效數也鄭玄注禮效猶呈見也

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

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
 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
 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
 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
 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
 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
 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
 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
 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
 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

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

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

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

軍敗部下集解李奇曰部音隴今高邑是身死泚上今將軍涉西河隴

此西河當馮翊也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

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

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褴衣甘食索隱褴鄒氏音

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日偷傾耳以待命

者集解如淳曰恐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

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

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驪兵集解驪案魏都賦曰有驪順時劉逵曰驪酒也索隱劉氏依劉逵作驪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驪兵士故字從酉乎北首燕路正義首音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尺也暴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宛在鄧州葉在許州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

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

者擊齊集解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正義懷

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集解韋昭

車中隆起者王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

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

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集解徐廣曰濟南歷城縣

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

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

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

兵易敗散正義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

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

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

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

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

水陳集解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

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

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
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
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城陽雷澤縣是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
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
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
書集解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
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
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集解徐廣

日四年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

涉往說齊王信集解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曰天下共苦秦久

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

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

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

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

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數色庾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

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

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
 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
 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
 不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
 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集解張
中宿衛執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
戰之人也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
 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

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
 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
 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
 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
 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

韓信曰背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

豪桀連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燦至風

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

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

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

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

集解張晏曰折北敗滎陽傷成臯

集解張晏曰於成臯

傷臂也臣瓚曰謂軍折傷

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

銳氣挫於阻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

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正義鄉音

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

為百姓請命

正義止楚漢之戰鬪士卒亡故故云請命

則天下

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

漢劉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二 列傳
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
交後爭張廩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
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泯
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
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
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
也而事多大於張廩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
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
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
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

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
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
功畧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
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
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今足
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
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
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
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
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

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所養之

集解晉灼曰揚雄方

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

儋石石斗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給魚

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

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

之致螫

正義音適騏驥之踟躕

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

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

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平時

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

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

巫

集解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

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

集解徐廣曰以齊為平

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集解張華曰漂母及

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

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

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

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盧

集解徐廣曰東海胸縣有伊盧鄉駟案韋昭曰

今中廬縣索隱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盧漢為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冢在焉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

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

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

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

集解張晏曰狡猶猾索隱

吳越春秋作郊兎戰國策日東郭逡海內狡兎也

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

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

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

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

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

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

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

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而益

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集解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擊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

罪於信

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

孰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

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舍人從上所來言

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

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正義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

斬曰吾悔不聽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

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

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

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
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
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
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之集解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
距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
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
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
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

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
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
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
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拔幟傳殄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偽遊
可嘆

下契
難為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公之封爵世血食夫不亦宜乎
外已故不餘其諸侯
受百置萬家余賜其封
史記卷九十二

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
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即下文所云
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
奇偶之奇耳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淮陰侯列傳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臣照按風后握

奇經四正四奇其餘握奇說者曰握奇即下文所云
游兵也此奇兵亦是此類猶言餘兵非奇正之奇乃
奇偶之奇耳

齊人蒯通○顧炎武曰先云范陽辨士蒯通後云齊人
蒯通一傳互異

容容無所倚○顧炎武曰容容即顛顛字

遂謝蒯通索隱按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臣照按

戰國策安得有韓信蒯通之事索隱誤

燁園策安野育韓計懽嚴之專索劇賄

數懽懽嚴索劇對其書又燁園策皆育此文○

容容無汎尚○懽炎瓦曰容容唱調調字

懽嚴一專巨異

齊人懽嚴○懽炎瓦曰夫云於劇繼士懽嚴對云齊人

音調之音耳

懽其出也音其亦異也懽嚴言於其下音五之音也

音聲四五四音其續懽音信皆曰懽音唱下文則云

懽劇對其懽懽懽懽音其對同懽嚴○

史記卷九十二考證

史記卷九十三

漢太史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韓王信盧縮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

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

徒因誤以為韓王名耳

故韓襄王孽孫也

集解張晏曰孺子為

孽索隱何休注公羊以為孽賤子猶樹之長八尺五寸

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

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

翟正義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

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

徒降下韓故地集解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

徒之後言司聲轉爲申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

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

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

歸及其鋒東嚮集解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跂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

氣鋒銳欲東也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廼許信爲

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

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集解徐廣

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駟案漢書曰封爲穰侯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廼令故

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正義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

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

王昌陽城昌降漢王廼立韓信爲韓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

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及

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

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穎

川明年春集解徐廣曰卽五年之二上以韓信材武所

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廼詔

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

邊集解李奇曰匈奴數入晉陽正義去塞遠請治馬邑

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泊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索隱

墨又音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

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

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

縣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集解張晏

名屬鼻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為王復收信敗散

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

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至晉陽與漢

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石州縣後復破之匈奴復

聚兵樓煩正義雁門郡樓煩縣西北漢令車騎擊破匈奴匈奴常

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正義今高皇帝居

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正義朔州

也上出白登集解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

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

厚遺閼氏正義閼於連反又音燕氏閼氏乃說冒頓曰

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

去時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

曰胡者全兵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請令彊弩傅兩矢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三

三

外嚮索隱傳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

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漢十年信

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

居參合集解蘇林曰代地也正義距漢漢使柴將軍擊

之集解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

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

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

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

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

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

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集解文穎

曰大夫種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

胥所以償於吳也索隱蘇林曰償音奮張晏曰償僵仆也正義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

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

不忘起索隱痿音耳誰反舊音耳睡反於義為疎張盲

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顏當城集解駙案漢書音

在匈奴地生子因名曰顏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

十四年顏當及嬰率其眾降漢漢封顏當為弓高侯集解

駙案地理志河間有弓高縣也索隱嬰為襄城侯索隱

漢書功臣表屬滎陵正義滎州縣案服

虞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都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集解徐廣曰壯傳

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集解徐廣曰表

朔四年不敬國除顏當孽孫韓嫣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音偃又一言反

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

為案道侯子代集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

集解徐廣曰長君之子也拜為龍頡侯續說後索隱額

又作額音洛龍頡縣名正義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

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頡侯以耐金坐

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會

復封為龍頡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

龍頡侯漢表是也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

愛集解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

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

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為布

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

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

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

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為長安侯長

安故咸陽也正義秦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

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集解

李奇曰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

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為羣臣缺望集解如淳

日缺音辭別之訣望猶怨也瓚日缺謂相挾而怨望也

韋昭日缺猶冀也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

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日太尉長安侯盧綰常

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

盧綰為燕王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

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

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

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

見張勝日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

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已

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

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

為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

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寤迺詐論他

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

令久亡集解晉灼日使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

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

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

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

右縮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縮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縮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縮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縮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縮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

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縮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

縮孫他之

正義他徒何反

以東胡王降

集解如淳曰為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

也封為亞谷侯

集解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

索隱地理志屬齊陰下又云梁人是也太史公云豨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

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

集解徐廣曰功

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

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

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

正義言屈已禮之豨不以富貴自尊大豨

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曩丘臣所正義韓王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信將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大王劫略趙代上聞迺赦趙代吏人為豨所誑誤劫略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

有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集解魏武帝奏事曰令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駟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惟獨邯

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尉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曩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

將張春于聊城正義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

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廼從山南有之遠廼立子恒為代王集解徐廣曰都中都正義中都故城在汾州代鴈門十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縮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微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內見疑疆大外倚蠻貊以為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

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通頽當歸國龍頽有功盧縮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史記卷九十三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韓王信盧縮列傳韓王信者集解徐廣曰一云信都索

隱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

都按韓王信初為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為韓

王名耳○羅璧識遺曰司馬遷班固漢史韓信傳贊

申皆稱兩韓信據其說韓王信古韓國之後項羽殺

成復立信為韓王都晉陽與淮陰侯不同劉知幾史

不通關遷固之繆曰韓王名信都古韓國後姓姬則名

信都者非姓韓亦不單名信五史不別姬韓兩姓且

去韓王名下都字遂與淮陰侯韓信無辨余攷班馬

誤姬爲韓誠如劉說但謂韓王名信都劉說亦差按
王充潛夫姓氏論云沛公起張良屬焉沛公使韓信
略定韓地立橫陽君爲韓王而拜良爲信都又曰信
都者司徒也或爲勝徒漢功臣表云張良以廐將從
起下邳以韓申都下韓楚漢春秋作信都信音申史
記亦作韓申徒良傳直作韓司徒蓋信都勝徒皆司
徒之聲轉然則信都乃張良官名卽非韓王名知幾
之說亦未免繆尚何班馬責乎史記書不言有韓王
韓信從入漢中廼說漢王曰○顧炎武曰韓王信說漢
史王語乃淮陰侯韓信語也以同姓名而誤

及高祖十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臣照按高紀
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
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傳則作十一年是
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誤耶抑別有
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
自立爲大王○陳子龍曰本代王訛爲大者北音相誤
也
不罵者黥之○高紀云不罵者原之

不黑香烈之○高師云不黑香烈之

也

自立為大王○刺于薛日本升王昭為大者北音昧焉

意也田姓對水之刺終又升第十平高師云精之

却高師云平時未見少出高師云限亦

平計合王黃○時則終至新創限亦十一平景

十平丁日太子○刺終又刺終又刺終又刺終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史記卷九十三考證

史記卷九十四

史記卷九十四

間為漢以亞清太史史亦東四令司馬遷之撰

田謝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王駟集解林田

田謝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問王

謝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軍錄

秦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集解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故齊

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

索隱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

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四

列傳

年之廷欲謁殺奴集解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見

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

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

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

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

儋將兵救魏集解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魏軍殺

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走東阿齊人聞王

田儋死廼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齊王田角為相田

間為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

田榮之急廼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

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齊王假

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

敢歸田榮乃立田儋子市為齊王集解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

田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

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廼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

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

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集解應劭曰蝮

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蝮音隱蝮音芳伏反螫音臙

又音釋正義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蝮長一

二尺頭腹皆一說文云虺博三寸今田假田角田間於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四 列傳

二

楚趙非直手足戚也

集解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

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齟齬用事者墳墓矣

集解

如淳曰齟齬猶齟齬索隱齟音蟻齟音紇齟側齒齬也

正義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墳墓言死也 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

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

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

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徙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

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

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

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

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

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

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

田都亡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

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亡就國

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

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巴齊之地

索隱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

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

集解 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

過者盡屠之

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

集解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城

陽濮州雷澤是

而漢王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

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

得收齊城邑

集解徐廣曰四月

立田榮子廣為齊王而橫相之

專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

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為然解其歷下軍漢

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解軍於歷下

以距漢漢使至廼罷守戰備縱酒且遣使與漢平漢將

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

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生賣已而亨酈生齊王廣東

走高密

集解徐廣曰高一作假

相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

軍田既軍於膠東楚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

韓信與曹參破殺龍且

集解徐廣曰四年十一月

虜齊王廣漢將灌

嬰追得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

王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贏下

集解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正義故贏城在兗州

博城縣東北百里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地中立

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進兵破殺田

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

正義千乘故城在淄州高

苑縣北二十五里

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為齊假王

集解徐廣曰二月也漢

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以彭越為

梁王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

韋昭曰海中曰島正義按海州東北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

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為亂

廼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

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

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

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廼復使使持

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廼侯耳不來

且舉兵加誅焉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

日四馬下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集解應劭曰尸鄉

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

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廼為

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

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

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

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

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奉音捧從使者馳奏

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

王豈不賢乎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

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正義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注云薤露蒿里送

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為挽歌

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也此兩人

集解駟案蒯通者善為長短說索隱言欲令此事長則韓信田橫戰國策亦名曰論戰國之權變為八十一首集解駟案

短長書是也為雋永永一作求索隱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

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

不肯受亡去田橫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橫死豈非至

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言天下

人而不知圖畫田橫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

英田儋殞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生兄弟更

王海島

傳聲

傳聲

傳聲

傳聲

傳聲

傳聲

傳聲

立宋虛侯章為城陽王而淮陰侯傳言擊殺龍且於
濰水上齊王廣官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此地按戰
又國策貂勃對襄王曰昔王不能守王之社稷走而之
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敝卒七千禽敵反千里之齊
當是時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為棧道本閣
而迎王與后於城陽之山中王乃復反子臨百姓則
古齊時已名城陽矣千晉碑洪平王墓一云齊墓言
不限繡滿田車者齊墓矣江表志齊志非田器
田器田器非直千足知也何姑不疑且案齊志欲天
史記卷九十四考證

史記卷九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

正義舞陽在許州葉縣東十里噲音快又古外反沛徐州也

以屠狗為事

正義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

與高祖俱隱初從

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為沛公以噲為舍人從攻胡陵

方與

正義房預二音

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

索隱案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豐縣之下也正義泗水郡名破之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案隱謂破其守

也於薛縣與司馬尼戰碭東集解張晏曰秦司馬正義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

也也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集解文穎曰即官大夫也正義爵第六級

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

賜爵列大夫集解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集解徐廣曰年

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悞先登下戶牖

北九十一里東昏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

上間爵集解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

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間爵案隱張晏云得徑上間

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間音中

間之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

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案隱亳湯所

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亳河間守軍於扛里正義

地名近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正義汴州縣北以卻敵先登

斬候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

楊熊軍於曲遇案隱音麟頤邑名也正義曲丘羽反攻

宛陵案隱地理志屬河南正義宛陵故先登斬首八級

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集解徐廣曰時賜爵

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駙案張

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贊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

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

長社轅轅正義許州理縣也轅轅門絕河津正義古平陰津在河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七

漢書卷九十五 功臣列傳

南府東北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在攻秦軍於犇正義在汝

五十里也正義在破南陽守齧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正義

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郤敵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

賜重封集解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瓚曰增

以為重封者兼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

虜百四十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

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

羽既饗軍士中酒集解張晏曰酒酣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

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

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

止噲噲直撞入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立帳下集解徐

本作立帷下瞋目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

而視皆皆血出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

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

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時羽

追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

正義紀賣反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

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

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

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入營請讓項羽沛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三

公事幾殆索隱誚責也亦或作譙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

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桂陽遷

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集解徐

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駙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正義晉灼曰

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

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括

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括

曲水縣西南曾經孫山下集解駙案秦音

於拱從攻雍秦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索隱案秦音

扶風雍昌縣秦音台即后稷所封今攻城先登陷陣斬

之武功故秦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正義郤敵遷為

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

秦軍騎壤東索隱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義郤敵遷為

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歧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

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

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案柳中即細柳也在長安西也

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

里也上有槐里此又言者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

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

水灌廢丘其功特最也何者初言槐里稱其新名後言

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至櫟陽正義雍賜食邑杜之樊

鄉索隱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

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城小顏以為

攻項籍屠煮棗合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

書郡國志在濟陰宛胸也正義按其時項羽未度河北

冀州信都縣東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

五十里煮棗非矣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

丘薛正義鄒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

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項羽傳

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

千戶正義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

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夏音假陳州太康縣虜楚周將軍卒

四千入圍項籍於陳正義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在兗州南項籍

既死漢王為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

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

信定楚正義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

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

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後地理

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正義雲中郡至雲中正義雲中郡

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

擊陳豨與曼丘臣軍集解徐廣曰戰襄國正義邢州城破柏

人正義邢州縣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集解張晏曰殘

有所毀也攢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東垣遷為左丞相破得綦

母叩尹潘軍於無終廣昌正義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

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在朔州軍定襄縣界

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旣

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仆太僕解福

正義人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其後燕王

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正義抵音

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

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二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鯨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宮中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

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縮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諡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媿屬索隱媿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

十九歲卒諡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

他廣怨之乃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言不能行人道

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

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案漢

書平帝元始二年封曾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正義故城在洛州索隱酈音歷

陳留正義雍州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

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集解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

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九月矣食其傳

日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事與酈

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徐注非也言

商先東西畧得數千人及沛公畧地至陳留商起兵乃

六月餘得四千人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歧索隱

以將軍從高祖也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

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

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為廣陽君

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此傳云屬

沛公於歧從攻長社案紀傳此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

說歧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

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

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漢

漢中旬陽縣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

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正義上

郡正義破雍將軍烏氏索隱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

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

正義縣在涇州安周類軍栒邑索隱栒邑在幽州地理

志屬右扶風栒音荀

定縣東四十里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蘇駟軍於泥陽集解徐廣曰駟一作駟索隱北地縣名

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

東北四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

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鬪受梁相

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

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

將軍從擊荼戰龍脫集解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駟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其地關先

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正義易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

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正義涿號曰

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

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

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為太

上皇衛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

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集解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拒音

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為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為前鋒

堅蔽若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

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

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已下至六百石十九

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集解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

況索隱酈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況給呂祿詐也音待呂祿信之

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為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集解班固曰夫賣交

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俞

侯樂布集解駟案俞音舒索隱俞又音輸音歛縣名在河東自平齊來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

集解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集解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索隱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

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集解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

除集解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為太常坐法國

汝陰侯正義汝陰即今陽城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索隱案楚漢春

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

人有告高祖集解韋昭曰告白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

人集解如淳曰為吏告故不傷嬰集解鄧展曰律有故

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集解高祖自告不傷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

乾隆四年校刊

史記卷九十五 列傳

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正義上為子偽反使所吏反又曰謂父老開城門迎

高祖高祖為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為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集解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

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執帛常以太僕

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

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六匱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

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集解徐廣曰令也駟案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滕即

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霸陵也在京兆縣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芷音止地名今以兵車趣

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

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蹶音

厥又巨月反一音居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衛反漢書作躒音撥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

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蘇林與晉灼皆乾隆四年校刊

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

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

賜嬰食祈陽集解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蓋復常奉車

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縣名也地理志屬太

原漢王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

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

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地理志武泉屬雲中義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

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

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

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

食嬰細陽千戶索隱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

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

邑五百戶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時以太僕擊陳豨黥

布軍陷陣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

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

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間也

正義宋州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

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

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

共立為孝文皇帝復為太僕八歲卒諡為文侯索隱案姚氏云

乾隆四年校刊

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外馬不行培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

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異之幸惠

穎陰侯灌嬰者睢陽販繒者也正義今陳州南穎縣西也睢陽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

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

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鬪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

封曲遇戰疾力集解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

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齧

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

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

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

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

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

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謂食杜縣

之平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

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集解

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今反從擊破之攻下黃正義故城在曹州考西

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眾漢王乃擇軍中可為車騎將

乾隆四年校刊

卷九十五

列傳

七

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

集解徐廣曰重泉屬馮翊義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

四十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

索隱必甲二人名也

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為晉陽關內侯也

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

者傳之

集解如淳曰傳音附猶言隨從者

灌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灌

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

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餉道起

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

右司馬騎將各一人

集解張晏曰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

擊破柘公王武

軍於燕西

集解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案武柘縣令也義柘屬淮陽國按滑州柘城本南燕國也

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

集解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為樓煩取其

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曰樓煩胡國名

連尹一人

集解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案左傳莫敖連尹

宮廐尹是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

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於

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

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

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及將吏四

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

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

破齊將軍田吸於干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

留公於高密索隱留縣令稱公旋其名高密縣名在北

孰是耳正義留縣卒斬龍且集解文類生得右司馬連

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

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

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

僮取慮徐索隱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趣度淮盡降其

城邑至廣陵集解駟案漢書音義曰住廣陵以禦敵

皆平項羽使項聲薛公郊公復定淮北嬰渡淮北擊破

項聲郊公下邳正義郊音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

平陽索隱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

陽縣正義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

南六十二里按鄒縣去徐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

薛沛鄒蕭相攻苦譙正義戶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

頤鄉集解徐廣曰苦縣有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

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

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

項籍至東城正義縣在濠州定遠破之所將卒五人共

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

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和州歷陽縣渡江破

吳郡長吳下集解如淳曰雄長之長也下有郡守

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即吳郡守也一得吳守遂定

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為皇帝
 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
 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穎陰二千
 五百戶號曰穎陰侯以車騎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
 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
 武泉北正義縣名在朔州北一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
 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集解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
 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砮石集解服虔曰砮音沙索隱劉氏音下人反至平城
 為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侯
 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集解文穎曰降特一之特也

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

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

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軍

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集解徐廣曰一作誅案漢書作肥誅

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

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穎陰

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

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

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

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置為

將軍軍長安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為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為大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風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為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

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封灌嬰孫賢為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訝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

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况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

王弈葉繁衍

王莽葉

漢書卷九十五正義曰聖賢漢書葉蒸韻變韻同類辭文其理而辭其事始前也也委具限筭出也

脈也引之興却若此云

蓋言時太史公初讀曹焚細文

胡蠶之鼠垂各戴髮而千絲結余與出黃鼠為言高

案又其素異特謂問其楚以魯於賣餘之却豈自味

太史公曰吾欲豐而問其數法購而蕭曹焚會細公之

細文對齋藝天發入類坐行刺其罪國制

史記卷九十五

史記卷九十五考證

樊鄴滕灌列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凌稚隆曰

按漢書從攻圍作從攻圍注圍地名

以待大王正義時羽未為王史追書○臣照按此等稱

謂非追書也直是當時尊奉之辭觀亞夫謂項莊君

更王為人不忍可見時羽雖未為王然已擅命立雍王

矣稱以大王若固有之耳豈無蕭惠之稱

擊章平軍好時正義章平即章邯子也○臣照按高祖

家紀明云雍王弟章平正義何所據而以為邯子也疑

弟字之誤東○按蘇劉曰一本車非軍

從擊秦車騎壞東○凌稚隆曰一本車作軍

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功臣表作五千戶漢表同

蘇駟軍於泥陽索隱北地縣名駟者龍馬也○楊慎丹

鉛總錄曰駟從馬從旦音亶無龍馬之訓

更食曲周五千五百戶○功臣表云四千八百戶漢表

同非駟書少直長當却會奉之補賻亞夫爾其孫

趙王自殺除國○徐孚遠曰趙除國於酈寄傳無涉蓋

刪截舊文未淨者

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孝武帝卽位始尊皇太后母

臧兒爲平原君此乃追書之

子康侯遂成立○功臣表無成字漢表有之

子懷侯世宗立○功臣表無世字漢表有之

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功臣表云坐祝詛誅

子國除漢表云嗣二十九年後二年祝詛誅要斬

後獄覆索隱案韋昭曰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

辭翻覆也○陳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

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

之故與降也○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

面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史記卷九十五

面雍樹○余有子曰按楊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纔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載徐嬰行雍抱之乃疾馳也蘇曼曰附刻平視止線同書餘賜所奪邑五百戶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劉辰翁曰賜所奪邑恐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蘇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言不謂嬰嬰當之是獄子侯頗尚平陽公主○臣照按傳與表叙頗尚主年歲于不明不知此平陽主何人也若卽是武帝姊則曹壽于之前不聞先有所適而元光二年戊申曹壽未死元于鼎三年丙寅以前主歸衛氏且案青文未死不應

復有他適衛青傳正義引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則曹衛之間更無其人武帝時又不聞有兩平陽公主

坐行賕有罪國除○漢表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千戶

坐齊獄者

坐千石人首國象

論之謂更無其人

因於曹壽甫誤

史記卷九十五考證



